

廣揚

詐偽的天平是上主所痛惡的；公平的法碼是他所喜悅的。驕慢來了，災禍也隨後跟來；但智慧常與謙卑人共處。

——箴言，第十一章，一一二節。

13

天津天主教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

第十三期目次

半月大事	(一)
半月談：天主教徒們積極參加三反運動	(七)
帝國主義是一家	(九)
帝國主義思想影響是革新工作的大礁石	楊健 (二)
我們反帝展覽會的成績	邢有錦 (三)
安康天主教內帝國主義分子馬冀篤的罪行	張鵬飛 張英才 (一五)
帝國主義分子陳興華被驅逐出境	劉興貴 (二〇)
以傳教爲掩護	馬萊克 (三)
罪證	(三)
帝國主義分子高德惠是中國人民的死敵	張
從史貝爾曼赴朝看法利賽人的嘴臉！	長春市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員會 鸞 畫 (三五)
	胡文耀 (三)



內國

毛主席元旦祝詞

中央人民政府元旦舉行團拜。毛澤東主席在團拜開始時致祝詞稱：

「祝我們全體——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人民志願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戰鬥員，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全國人民，在各個工作戰綫上的勝利！

祝我們在抗美援朝戰綫上的勝利！

祝我們在土地改革戰綫上的勝利！

祝我們在鎮壓反革命戰綫上的勝利！

祝我們在經濟和財政戰綫上的勝利！

祝我們在文化和教育戰綫上的勝利！

祝我們在社會各界首先派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戰綫上的勝利！

我還要祝我們在新開闢的一條戰綫上的勝利，這就是號召我國全體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來，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

污毒洗乾淨！

同志們，我們在上述一切戰綫上，在一九五二年，都已取得了勝利，有許多是極其偉大的勝利。我們希望，經過我們的共同努力，所有這些工作，在一九五二年能够取得更大的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運動走進新階段

在全國範圍內熱烈展開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運動，這半個月以來已經走進了新的階段。經過了初步的啓發報告和學習文件，各界人民的認識已相當地提高。在這個提高了的基礎上，許多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事實暴露了出來。有的是犯錯誤的人自願坦白出來的，有的是經別人幫助後才坦白出來的，有的則是被人檢舉出來的。

最近報紙上差不多每天都登載了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新聞，有許多是貪污犯的犯罪事實。從這些新聞裏面，我們可以更認識到幾件事：（一）人民政府是真正廉潔的政府，對於貪污犯（即或是多年的老幹部或共產黨員）絕不袒護，絕不包庇。（二）這個運動基本上是一個思想改造運動，所以對於肯自願坦白的人，絕對從寬處理，對於不肯坦白悔過的人，絕對要從嚴法辦。（三）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對於人民利益的

危害之大。某些食污案中食污數字竟有數百億之多，有的部門一年間的浪費數字可以購買飛機五十架。這是多末驚人的損失！

所以，為了國家的前途，為了抗美援朝的最後勝利，反食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每一個中國人民都應該把這個運動當做嚴肅的政治任務來完成。

武器捐獻運動結束，全國

繳款四萬七千餘億元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在去年十二月底發表：全國人民在高度愛國主義的鼓舞下，熱烈響應該會六月一日的號召，展開了武器捐獻運動。截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為止，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實收到全國各地的繳款四萬七千二百八十餘億元。這種數目，可以購買戰鬥機三千一百五十二架，超過原來認捐數百分之十九。

全國人民的愛國捐獻運動，在政治上、經濟上和國防上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第一，它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鬥爭，鼓舞了中朝人民戰士的士氣。第二，它促進了工業生產的發展。全國廣大職工把捐獻和增產密切結合起來，積極地改進技術，節省原料，發揮機器潛藏在力，替國家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全國廣大農民實行了提高耕作技術，發展副業生產。第三，它又進一步地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愛國熱情，給即將展開的增產節約運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抗美援朝總會結束了捐獻運動工作，今後的工作是：深入愛國公約的教育，鼓舞羣衆愛國熱情，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以繼續支援抗美援朝運動。

解放軍兩路進藏部隊在拉薩

會師

由西南、西北分路進駐拉薩的人民解放軍的兩支部隊，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拉薩舉行會師大會。

在大會上，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噶倫阿沛、阿旺晉美說：「人民解放軍和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地方軍隊、西藏人民之間，已有了深厚的友誼。」班禪行轅大堪布許晉美說：「在毛主席正確領導下，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已獲得新的團結，這是西藏人民的莫大幸福。」

過去，在帝國主義的挑撥和反動政權的分化政策下，西藏的僧俗之間，班禪與達賴之間，一直是存在齟齬和彼此不合作的現象。帝國主義者所以要如此做，正暴露了他們奴役中國人民、侵略中國領土之罪惡企圖。今天，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之下，全國人民，不分宗教、不分民族，都空前地團結起來了。這證明了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都是正確的，不是帝國主義的任何造謠所能誣蔑的。

郭沫若榮獲國際和平獎金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主席，

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榮獲了為紀念世界人民領袖斯大林大元帥七十壽辰而設置的「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獎金。與郭同時得獎的有：意大利的前尼，日本的大山郁夫、美國的費爾頓夫人、德國女詩人安娜·西格斯和巴西詩人亞馬多。

郭沫若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發表書面談話，裡面說：

「……蘇聯人民在全世界勞動人民最偉大的導師，保衛世界和平事業最偉大的領導者斯大林大元帥的直接領導之下，貫徹着堅定不移的和平政策，發揮着卓越無比的創造精神，使蘇聯成爲了世界和平最堅強的堡壘。世界文化最明亮的燈塔。全世界善良的人們都因有蘇聯的存在而獲得了並增加了和平必勝的信心，都在感謝蘇聯人民，而向蘇聯人民學習。……」

和平的力量已經空前地壯大，讓那些滿口正義和平、滿肚子侵略戰爭的帝國主義者，在強大的和平力量的面前發抖吧！

國際

美帝拖延朝鮮停戰談判

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軍隊，被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接受停戰談判的建議。然而，美帝爲了造成國際間的緊張局勢，繼續出賣軍火，暫時挽救它國內的經濟危機，由開始時就橫生枝節，一再拖延停戰談判。第二項議程——軍分界線問題，經過幾個月的周折才獲得協議。進行第三

項和第四項議程，到現在又已經一個多月了，仍未談判成功。原因是美帝一再提出無理要求，比如在第三項議程中，起初它硬要以無限制的武裝人員輪換和軍備補充，以增加在朝鮮的軍事力量，同時還要干涉朝鮮內政，限制朝鮮境內建築飛機場，並要用飛機在朝鮮領空偵察與攝影，後來雖然放棄了領空探察的要求，並同意在停戰期間武裝人員輪換的限制須經雙方協議決定，但仍堅持限制朝鮮境內飛機場建設的干涉我方內政的要求。又如第四項議程中，關於戰俘問題，我方已將戰俘的名單、番號職別及戰俘營的地點，早已編制清楚提出，但美帝却不肯將具體材料交出，後來雖然同意我方所提出的釋放全體戰俘的原則，但却又公然拒絕遣送全體戰俘，並無恥的建議在一對一的基礎上交換戰俘，這種公然企圖扣留我方十餘萬被俘人員的陰謀，是我方絕對不能同意的。由以上種種事實看來，毫無疑問的，美帝對停戰談判是採取了拖延政策，如果在世界強大的和平壓力之下，美帝放棄其拖延政策，朝鮮問題即能早日和平解決，如果談判失敗的話，那麼美帝在中朝人民打擊之下，一定會遭到更悲慘的失敗。

中朝人民軍痛殲敵軍

在粉碎「秋季攻勢」後，中朝人民軍勝利進行局部反擊，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一個月中，殲滅敵軍三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名，其中美國侵略軍一萬零二百零六

名，擊落擊傷敵機二百七十五架，擊毀擊傷敵軍戰車一百三十一輛，並繳獲大量武器。

從一九五〇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的十四個月中，朝中人民軍共計殲滅敵軍四十九萬人，其中美軍佔二十一萬人，如果加上逃亡生病凍傷等非戰鬥員以十萬計，則美軍的損失在三十萬人以上。美國侵略者飛機的損失，不少於二千五百架，而我們朝中人民軍，不僅保持著雄厚力量，而且愈戰愈強，勝利確定的掌握在我們手中。

在聯大政治委員會上

蘇聯代表提出重要提案

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第六屆大會，經過聖誕節和新年的休假之後，於二日復會，政治委員會二、三日舉行會議，討論所謂「集體措施委員會」的報告。蘇聯代表團團長在三日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他說：美英集團強使聯合國第五屆大會通過所謂「保障和平的聯合行動」的決議，並不是鞏固和平的綱領，而是準備新戰爭並製造發動這個戰爭的條件的綱領。

蘇聯代表團提出一項決議草案：一、決定取消集體措施委員會；二、建議安全理事會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十八條的規定，立刻召開定期會議，考慮足以消除目前存在於國際關係中的緊張局勢，並建立各國之間友好關係的措施的問題；定期會議上，應首先審查安全理事會常務助朝鮮停戰談判獲得勝利結束而應當採取的措施。

斯大林大元帥

新年祝賀日本人民

斯大林大元帥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破例地經日本共同通訊社電祝日本人民得到自由幸福，祝賀他們爭取獨立的英勇鬥爭獲得完全勝利，電報中說：「以往蘇聯人民自己曾經歷過被外國佔領的痛苦，這種佔領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也會參加過的。因此蘇聯人民完全理解日本人民的苦難，深切同情他們，相信他們一定能像蘇聯人民過去曾經做到的那樣求得他們祖國的新生和獨立。」

斯大林大元帥這個舉動，毫無疑問，不但對日本人民反對美國佔領，爭取獨立解放的鬥爭，而且對於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鬥爭，都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近六億人簽名

擁護締結和平公約

世界和平理事會於去年發表宣言，要求五大國——蘇聯、中國、美、英、法——締結和平公約，並號召愛好和平的人民在宣言上簽名。據世界和平理事會秘書處發表，全世界各國人民（包括帝國主義國家人民）在宣言上簽名字的大數，已達五億九千六百三十萬二千二百九十八人。由簽名的人數我們可以看出來，世界上的人民是愛好和平的，只有一小撮戰爭販子們才愛好戰爭，也

就是說和平力量已大大的超過了侵略力量，持久和平是能爭取得到的。

重慶取締反動組織

「聖母軍」

天主教

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發出佈告，取締反革命秘密組織「聖母軍」。並逮捕了首腦分子唐學柏，陳光普（前若瑟堂神甫），蘇子梅等三犯。唐犯學柏為「聖母軍無原罪之后支團」團團長，他在十七歲在南川明誠中學讀書時即加入「軍統」，經「軍統」特務劉敬民介紹任稽查處通訊員，劉匪佈置他在校內調查「共產黨的活動」，他曾陷害過校內一位物理教員和一個同學。在明誠中學快畢業時參加「聖母軍」，任中隊長，並主持一個「世光」壁報，大肆進行對共產黨的污蔑宣傳。解放前夕，他籌備組織一個「三三三」——「第三黨」，以對抗共產黨，採用一個人拉三個，三個拉九個的連鎖組織法，準備組成後即拉上山「打游擊」。法帝國主義分子巴伯樂送給他手槍一核。解放後，為了刺探情報，打入西南人民革命大學，其暗藏的手槍經羣衆檢舉後，一直搪塞說辯，企圖掩藏不交。

陳犯光普，是莫克勤的主要助手，親手組成四個支團，自行指導同鄉。一九四七年將匪召開「國大」選舉前，陳犯與「軍統」特務頭子在若瑟堂舉行一勸亂建國一新聯會，對國民黨所發動的反人民的內戰備加贊揚歌頌。

頌。他堅決反對天主教革新運動，印發「福音解釋」反勸傳單，甘願充當帝國主義的走狗。

蘇犯子梅，是「聖母軍」重慶區團區團長，曾任法國侵華海軍通譯，國民黨「青年遠征軍二〇二師」通譯，抗戰勝利後任法國重慶領事館秘書，經常搜集我國經濟情報供給法帝國主義，並一貫以污蔑共產黨，人民政府為對「聖母軍團員」進行「教育」的材料，號召「團員」要與中國人民鬥爭到底。

上海市徐匯區教友

組抗美援朝聯絡隊

上海市徐匯區天主教友爲了肅清教會內的帝國主義侵略影響，更好的展開抗美援朝工作，組織了抗美援朝聯絡隊。到目前爲止，已有一百二十五位教友參加了這個愛國組織。

一月三日下午七時，該隊在匯師小學舉行成立大會，並慶祝新年歡歡，到會的有教友一百四十餘人。

在會上教友顧西耕揭露了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在元旦又一次濫用神權的罪行，他說：「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在那一天對參加少年隊、參加中蘇友誼、贊成驅逐黎培里，擁護取締「聖母軍」和參加反帝愛國學習的教友五十餘人都不送聖體，可見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假天主之名，干涉了愛國教友的宗教信仰自由，這是我們不能容忍的。」

到會教友聽完顧西耕的報告之後，非常憤怒，一致表示：帝國主義分子不給教友以聖體，是濫用神權，我們要堅決地和帝國主義分子鬥爭到底。

南昌市教友成立

反帝愛國學委會

南昌市天主教愛國教友在三自革新運動中曾與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因而提高了愛國主義的思想。在這個基礎上，省市第二、三、四區等處的天主教友，相繼成立了反帝愛國學習委員會。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南市天主教團體召開了聯席會議，出席有各團體的反帝愛國學習委員會代表等五十餘人，在會上互相交流了開展三自革新運動的經驗，代表們一致認為自開展三自革新運動以來，有了很大的效果，代表們代表全市愛國教友的意見，一致要求成立南昌市天主教反帝愛國學習委員會，澈底肅清一切帝國主義思想的影響，使天主教成為自治自強自傳的好教會。會上當即推選籌備委員十九人，楊泓為主任委員。

開封推進革新運動

開封市天主教徒自去年八月十八日成立了「天主教自立革新促進會籌備會」以來，三個月來由於愛國教徒和自立革新促進會籌備會各委員的宣傳教育，廣大教徒

愛國覺悟普遍提高，更加明白了三自革新運動的重要意義，除了把宗教革新運動向前推進一步，十一月五日由開封教區代理主教何春明和天主教自立革新促進會各委員領銜，又發表了「開封天主教三自革新宣言」，號召進一步開展三自革新運動，現在在這宣言上簽名的已達一〇三三人，佔開封市教徒人數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簽名運動正在向開封教區其他各堂口發展中。

安康革新運動籌委會成立

安康市天主教中的帝國主義分子馬冀篤等，於去年十月七日被捕後，教友羣衆的覺悟，又隨之提高了一步。爲了進一步的展開三自革新運動，使安康愛國教友，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走向自治、自傳、自強的光明途徑，在十月九日下午，安康市全體教友，齊集天主堂內，舉行安康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首由主席任金榮報告開會意義，繼由教友董正民、王至安、廖大仁等揭發帝國主義分子馬冀篤等的罪行。之後進行選舉，由教友們提出候選名單二十人，結果選出任金榮爲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董正民、馮長雲、張英才、江孝陸四大爲副主任委員，張昇堂（中國神甫），曾洪恩、蔣志忠、陳興存、李益中、米成君、馬元德、李永成、魏秋霞、祝惠娟爲委員，和張文彬、吳風雅、任際恩、劉治平等爲候補委員。選舉完了之後，籌委會各委員及中國神甫張昇堂相繼發表談話，願一致爲這個反帝愛國愛教的三自革新運動而努力。（張英才）



天主教徒們積極參加

三反運動

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已在全國各地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展開了。這是繼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後的一次大的政治運動。

在過去三大運動中，天主教因受帝國主義分子的統治，教友參加的不大普遍。但是，抗美援朝運動推動了天主教的革新工作，鎮壓反革命運動也清除了不少的天主教內的反動分子。天主教經過這兩次大的政治運動，大有進步了。天主教的革新工作已有了初步成績。

我們天主教徒要積極參加這一次大的運動，在這次運動中表現出我們革新的成績來。

這一運動的精神是完全合於天主教義的。我們知道：十誡中的第七誡是毋偷盜，第十誡是毋貪他人財物。毋偷盜包含有三種意義：第一是禁止取不義之財；

第二是禁止存留不義之財；第三是禁止損害別人的財物。毋貪他人財物也是令人不要貪分外之財。如果犯了這兩條誠命那就是貪污了。又七罪宗中有兩樣：一樣是驕傲，一樣是懶惰，如果一個人犯了驕傲和懶惰的毛病，對工作必不負責任，那就是官僚主義作風了。

以一個天主教徒來說，犯了貪污的罪惡，那就需要告解，情節輕重的還要作明補贖；否則的話，罪是不得赦的。若站在人民立場上，那就需要大胆的坦白。政府的政策是對自動坦白者寬大處理；對拒不坦白者就逮捕嚴辦。連日來，各地自動坦白的已經有很多人。可是還有沒有企圖僥倖的人呢？我們教友中是不是也有這種人存在呢？料想是很難免的。我們願意忠告這些人，及早地打消一切顧慮，大胆的向人民坦白。

中國有句俗話：「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這話是很對的，只要你做了，那就瞞不住廣大人民雪亮的眼睛。連日來，在報紙上我們看到，有些貪污分子，妄圖隱瞞自己的罪惡，結果被檢舉了；又有些行賄和受賄的雙方最初訂立「攻守同盟」，互約彼此不相揭露，後來一方覺悟了，還是坦白出來，真是：「你不說我說，我不說他說」，終久要暴露出來。情理是這樣明明白白，如果還有人不願丟掉包袱，那真是糊塗透頂了。若以天主教的道理來說，犯了天主十誠和七罪宗

而不肯坦白，這樣就要受人民的制裁，同時也要受天主的懲罰。

最後我們號召廣大的天主教徒，幫助那些貪污分子們，早日向人民低頭，啓發他們的思想，打消一切顧慮，大胆的坦白出來，如果遇有堅不悔改拒不坦白的人，那我們就要對人民負責，勇敢地把他們檢舉出來。

帝國主義是一家

長春市教友去年十二月間開會控訴了帝國主義分子高德惠（法籍主教）等，並通過這次控訴，成立了三自革新委員會的組織。本刊本期，特刊載了該會的控訴文字「帝國主義分子高德惠是中國人民的死敵」（見第二十五頁）和高德惠與日僞當局勾結的照片（見第二十三頁）。

從那篇文章裏，我們可以看出：高德惠也與黎培里一樣，當過「宗座代表」。所不同的是：黎培里是派駐在國民黨反動派的政府的，而高德惠則是派駐在僞滿洲國的罷了。

當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中國人民和日本強盜是站在敵對的地位上的。換句

話說：如果有人要和中國人民作朋友，同情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戰爭，就必然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過來說，凡是和日本帝國主義友善的，就必然是中國人民的敵人。

高德惠是站在那一方面了呢？他拍日本鬼子的馬屁，諸事逢迎；同時，他更不惜放棄了自己的宗教立場，說什麼「天主教與天照大神之一致」，更爲傀儡溥儀登極念什麼「皇帝頌」。毫無疑問，他是和在日本強盜站在一邊的，也就是站在與中國人民爲敵的帝國主義立場上的。

這樣的事不祇這一件。本刊第八期曾登過一張帝國主義修女爲日本強盜「宣撫」的照片，此外，帝國主義傳教士與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軍隊合作的事，在歷史上的多的很。這是什麼緣故？很簡單：帝國主義的利益是一致的，帝國主義是一家！

八國聯軍進中國，帝國主義分子傳教士給他們通情報；帝國主義者支持軍閥打內戰，帝國主義分子傳教士給他們買軍火；日本鬼子打中國，帝國主義分子傳教士幫他們「宣撫」，幫他們工作……等。等到美帝國主義向中國以及世界各個角落進行侵略和破壞時，帝國主義分子傳教士又爲華爾街的獨佔資本家服務了。

所以，一個天主教徒，要在抗美援朝的反帝鬥爭中盡些力，就得先從肅清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做起，就是這個道理。

帝國主義思想影響是革新工作的大礁石

——汕頭天主教革新促進會面臨的思想情況

楊健

耶穌到了日路撒冷，第一件事就將在聖殿中

作買賣的商人趕出去，潔淨了聖殿。那些在外表比現在的帝國主義分子教士們還要熱心的法利賽人，他們的面孔裝得特別慈祥，溫言細語。他們慣於在別人面前克苦、守齋，哀矜，做着長的講告。僅從他們的外表看來。理該目爲「聖人」了。可是實際上他們是假仁假義、假熱心；那些虛偽的德表，祇是用來騙人，背地裏却連聖殿都作爲欺人斂財的處所。法利賽人是我們的仇人，我們全知道了。可是對今日那些在表面慈善，熱心；暗中幹着侵略活動，奴役中國人民的偽牧者，汕頭的教徒們却多熟視無睹。就因爲這樣，所以我們要革新。

一九五一年四月廿九日汕頭召開首次革新運動大會，當時的情緒是很熱烈的，但在此後半年中，教徒們雖有一些進步，但一部份仍然在思想

上存着帝國主義所種下了的毒素。

清些思想上的毒素，是革新工作的對象，最

切要解決，且必先解決的。

第一個錯誤思想情況是是非黑白不分。對天主教義的教義與帝國主義的語言分不開來，對純爲教會工作的教士與爲帝國主義服務的教士亦分不開來。這固然是因爲教徒們祇有信仰的一片虔誠，對於教義教理都沒有正確的、透澈的瞭解；對於帝國主義的本質亦不清楚。同時帝國主義却利用教徒們的弱點，曲解教義，滲進帝國主義的毒素，使教徒們沉迷不覺，在信仰教義同時一併崇拜了帝國主義，崇拜教士的神權就崇拜教士的本人，所以誤認所有教士全是耶穌的代表，甚至有一份份教徒，以爲外籍教士比本國教士更神聖，他們的神權更有力，好像將靈魂交在外籍教士手裏比較容易升天堂似的。這麼一來，不但教士的一言一語，一行一動都被目爲崇拜的對象，而那些帝國主義分子的教士雖爲非作歹也不敢問不敢想了。

這裏要明確指出，天主教的教義是博愛的，啓發教徒們行善，謀大多數人的幸福，帝國主義

是侵略的，引人做惡，去滿足少數人的利益。教士的神權固然是神聖的，但教士是人，是有私慾偏情的，能犯錯誤犯罪的，所以我們就要分別善惡，判明是非。如果一個教士爲帝國主義服務，做些特務間諜勾當，那就是罪惡，不單我們不能服從，而且他的罪惡也就影響了他神權的聖潔。如果再因爲他有神權而崇拜，就是崇拜帝國主義了。

第二個情況是思想奴化。帝國主義分子造謠說：「宗教是超政治的，教士教徒都不應參加政治，誰參加了誰就是犯了教規，背了教義。」又說：「誰反對外籍教士，誰就是反對神長，反對耶穌的代表，違反了信仰。」教徒們既對教士特別是外籍帝國主義分子有了連人都崇拜的觀念，而這些「戒律」又出自他們的口，於是毫無猶豫的奉爲金科玉律，甚至誰對他們這些欺騙言語加以批評討論，亦認爲是對教士不敬的。中國教徒們被弄到信仰耶穌，就不可能愛中國，不可能參加愛國工作活動。這種毒素根源是很深遠的，原來帝國主義分子平日却盡量宣傳外國的人、事、物，說是如何美好；又極力詆譏中國，使教徒陷於對着自己有了民族自卑感。他們又施以小恩小惠，因此很多的教徒就被蒙蔽住了，一直到現在還有人沒有清醒過來。這種奴化思想是一定要肅

清的。

第三個情況是態度消極。這裏可分二部份來說：①有一些教徒因爲過去在生活上得過帝國主義分子的小接濟，現在換了中國教士，小接濟沒有了，因此經常叫囂，對中國教士或革新工作人員不滿，現在也不常進堂了。②有些教徒雖然經常進堂，祇是爲滿足個人的信仰，對教會一切概不過問。就是對愛國工作亦祇勉強隨聲附和而已。

爲錢爲私人利益才信教的人，根本不配是天主教徒，爲了小恩小惠而始終崇拜帝國主義，也不配是中國的好人民，必須徹底改造。這道理已經很明顯，這裏不再多談。所要說的是第二種抱袖手旁觀的人。我們認爲一個虔誠的教徒，必要負起教會改進的工作，否則的話，教會由少數帝國主義分子把持，教會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愛國與信仰沒有矛盾的地方。教徒們有甚麼理由不愛自己偉大的祖國呢？革新的目的就是愛國愛教反帝，所有的教友們全應積極參加，不是這樣，就說明還沒有站穩中國人民的立場。

上述幾種思想情況，汕頭天主教徒腦筋中還存在着，這是我們革新運動促進會要幫助肅清的，也就是我們今後工作重點，現在介紹出來，供給各地革新促進會參考，並望給我們多提意見。

我們反帝展覽會的成功

福州教區革新會組織部部長 邢有錦

我們爲了揭發福州天主教會內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趙炳文、胡良民、李奮仁、薛仁堪等罪行，舉辦了反帝控訴大會與反帝展覽會。通過這兩個會，廣大的愛國教徒進一步的認識了教內帝國主義分子的活動與罪行。這次反帝展覽會內容分爲七類：①反動「聖母軍」文件、②帝國主義分子破壞革新運動文件、③揚光中學師生控訴書、④教徒控訴書、⑤反動書刊、⑥特務活動費賬簿、⑦槍枝。

這次反帝展覽會是在六個堂口分六個主日分別舉行的，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開始，至十一

月二十五日結束，參觀人數共達二千五百七十八人。

通過這次反帝展覽會以後，一般神甫教徒明確認識到帝國主義分子趙炳文等完全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野心狼，作了很多危害我們祖國，危害我們天主教會的勾當。如泛船浦教徒陳得利說：「我做了天主教徒二十五年，一直是在被帝國主義分子欺騙着，只認爲他們是爲了救靈魂而來中國的。在這次反帝展覽中我明白了，原來趙炳文等來中國是爲了做反動宣傳，來奴化我們教友，我們從今天起更要堅決斬斷帝國主義一切聯系。」福州教區代理主教鄭長誠說：「反帝展覽會加強了我的認識，提高了我的覺悟。」洪谷聲神甫說：「我看了反帝展覽之後，即體會到反帝鬥爭已獲得初步勝利。帝國主義者塗窮日暮日到了，今後我更要提高警惕，搞好我們自己的宗教事業。」崇真堂教友施清秀說：「我看了反帝展覽後，使我深刻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分子趙炳文等的罪惡。他們竟敢利用教會作侵略工具，陰謀不軌。我堅決擁護人民政府把這些帝國主義分子永遠驅逐出中國境界，並擁護三自革新運動到底。」楊樹道

神甫說：「我們應當加強愛國愛教精神。」李吾神甫說：「過去帝國主義者在中國耀武揚威，今日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一敗塗地，由此證明，共產黨領導人民反帝鬥爭已獲得大勝利。今天我在反帝鬥爭展覽會裏見了帝國主義者許許多多的反動反人民的證據，更增加了我反帝的決心，我願努力搞好自己的教會，並向廣大教徒宣傳帝國主義者種種的罪行，以增進教徒對帝國主義者痛恨的決心。」

通過這次反帝展覽會，廣大教徒更認清了帝國主義分子趙炳文等真面目，但也有極少數反動教徒，竟從中破壞，如在蒼霞州展覽時，發現有一字條：「否認書籍是證據。」這說明了教內還存在有少數甘心爲帝國主義者作走狗的分了，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今後應更加強革新工作，澈底肅清教內一切帝國主義分子及其狗腿子，返還天主教的純潔面目。

更正
本刊上期（第十二期）第五頁「譚綏駢遜帝國主義分子」標題中，「驅」誤爲「趨」。特此更正。

馬相伯靈柩

由越南運回上海

馬相伯先生於一九三九年抗日時期病逝於越南的諒山，上海市人民政府爲追念此愛國老人，去年十月曾派員協助其後人馬邱任我前往迎柩歸國，已於一月八日抵滬。起運時越南人民領袖胡志明主席特派代表送行，並贈錦旗，以誌緬懷。上海市主教抗美援支會主席兼震旦學校長胡文耀及馬氏門生故舊在車站迎接。現靈柩暫厝上海殯儀館，將另行擇日安葬。

安康天主教內 帝國主義分子 馬冀篤的罪行

安康教友

張鵬飛

張英才

是盡其全力進行侵略的。他勾結偽政府、封建勢力、地痞、土匪、流氓、壓榨、愚弄、麻醉、凌辱教友和羣衆；尤其是解放以來，他造謠、破壞、欺騙、誹謗政府等活動更甚。現在我僅將其主要的罪行告訴給我們親愛的教友和同胞：

反動活動

一九三二年秋，賀龍將軍西征路經山陽縣時，馬冀篤正在山陽教會。他策動反動軍隊襲擊賀部，並給蔣匪軍繪獻地圖，差人引路。

一九三一年前後，他勾結山陽土匪頭子唐靖

帝國主義分子

馬冀篤（

意大利人

）進入陝

西安康教

區已經二

十餘年了

。他以傳

教爲名，

而實質上

。兩人結爲異姓兄弟，日夜在堂內吸食鴉片，並爲其說票。

一九四二年秋，他勾結特務毛建軍（上校）

所長，以中國修女羅國慧爲拉攏工具。他唆使毛

建軍夜持短槍威嚇華籍神甫李指正（因李曾指責

過馬與羅國慧不正常交接），企圖使李屈服，又

在偽政府誣告李「有共產黨嫌疑」。他還公開說：

「關仲賢（教友）是共產黨。」關被迫逃亡。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我軍解放牛蹄嶺時，

僞二七師戰敗，馬便接濟麥米四千斤。這事是由

教友張英才、伍金榮過的斗，他們可以作證。他

又請僞師長李我及僞軍官和僞縣長等吃飯，並令

年輕的中國修女，在旁端飯倒茶，搖翎打扇，侮

辱中國婦女。

勾結偽官吏和流派

一九四六年，

他與青帶頭子劉子仁結爲換帖兄弟，利用幫會來

轉治教友和中國神甫。

一九四八年，僞專員許卓修患病。他把這個

僞官接來住在堂內特設的房間裏療養。他親自侍

奉：端茶、提水、倒夜壺，常以「許公」相稱。

許出院後，即命該署僕史給馬送一面「以道宏人

「的厲額。」

一九四六年，因華籍神甫皇世明對馬提出壓迫李指正神甫的抗議，馬即用錢買通石泉偽縣長伍向午惡霸楊雲峯以勢使皇屈服，一年零八個月不給發經費，後將皇哄至安康，並唆使羅國慧向皇臉上吐口水。結果皇被迫出堂。

造謠破壞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某日，馬對教友王學昌說：「共產黨只有六個月的壽命，國民黨再反攻過來，你們一個都跑不脫。」便惡狠狠地晃搖着走了。

一九五一年七月某日，馬在作彌撒時，在堂裏公開地對教友講：「全世界今年已經增加到五萬萬教友。你們辦革新，完全是魔鬼的行動。以至世界增加的教友數字來比，把你們安康這些教友全體都塞絕了，對於教會都沒有損失。」

同年八月某日，也是在作彌撒的時候，他對教友們公開侮罵共產黨說：「從前給你們講魔鬼，你們不信！如今你們看見了吧！共產黨就是有形有象的魔鬼！」

他把堂內田地租的契約及他們內部的各種文件和書籍全部燒掉。再有關於他和帝國主義分子

的頭兒——黎培里等——的來往信件，一字未見。據本市法庭調查，他已燒毀。但我們已查出約有四十餘個破碎信皮，多係外來的（有羅馬教廷、南京、上海、天津、廣州、香港、四川成都、重慶、漢陰、石泉、平利等處。）

一九五一年十月上旬的一日晚上（革新初起），馬在屋內狂喊大笑：「哈哈！我不怕！我不怕！他們這些魔鬼和狗一樣，光狂叫，不咬人。哼哼！哈哈！……」大笑不止。

虐待教友 他在一九四四年解散神職班，企圖使中國神甫斷根，以便他們帝國主義永遠統治愚弄。後又向蔣匪獻媚，強迫修道生（王爾香，蘇致忠等七名）寫自願從軍申請書，參加偽青年軍，到東北作戰。結果蘇致忠在四平陣亡，王爾香到台灣去了。

一九四二年農曆臘月間，正是白雪鋪地的時節，馬指使其走狗畢德加（波蘭人）將嵐泉一批殘廢孤老趕出教堂。老人們途中跌死，墜崖死，淹死的很多，有的到安康求馬寬收，馬不允，結果到西關碼頭下吊死。

一九四一年二月間一個主日，由平利返安康

傳教二十餘年的老教友王至安，到堂裏去來見馬冀篤。見過他之後，王就去吃飯，飯畢即進堂唸經。忽然，馬從堂裏怒冲冲地跑來，不問青紅皂白，把王至安拉出堂外，先打兩個耳光，狠狠的連踢帶打地逐出了大門，並說：「滾出去！再不准進來。」王無法，當晚借宿在教友張鵬舉家，第二日奔去恒口天主堂找彭神甫。彭說：「很好！這裏正缺人，你就在這裏工作。」可是飯後彭又說：「這裏不能用你。馬冀篤來信不叫用並叫你即時離開。」當夜王宿在外邊。後王又至平利找李指正神甫，可是馬給平利也去信不叫用王，李無法，只得着王下鄉傳教，就這樣還引起了馬的不滿，大發雷霆。

一九四四年，王至安因病雙目失明，四五年辭職來安，馬令他到大園子（天主堂二十餘畝地之菜園），生活非常苦，吃不飽，穿不暖。再，一九四七年，白神甫（意籍）說過，要給王棺材一付，祭禮（彌撒）三台；但一九四九年馬冀篤由意返安後，即矢口否認。一九五零年九月間，王至安過橋——由園子到堂要經過的小橋——把腰跌壞，向馬跪求給幾千元療養費，馬回答說：

「解放軍現在不叫給你們錢！」王無法含淚而去。一九五一年一月間某日，王進堂領聖體。馬冀篤在彌撒中大罵：「王至安！以後再不准你來找我領聖體，你們這些壞蛋！還領什麼聖體！」飯後又令華德加告訴王不要再進堂。

一九三一年冬天，馬命廖火仁（天主堂的傳達）把一批孤女、孤老用船運至洵陽縣蜀河口河灘。（去時馬向廖說：那裏有人管，運到就回來。）但到了以後，連一個人接也沒有。結果這批無人收留的老老小小，只得四方乞討，各逃性命。後來有一個姓方的女子跑回安康，哀求馬收留，反被馬用棍棒趕出堂外（現方在安康五區田家壩堰河鄉五閘十二戶住）。

一九三四年二月間，馬無故又將華籍修士左納法衣服脫去驅逐出堂。左痛哭而去，（現下落未明。馬並揚言：「不信你們常愛說我的壞話，這一回你再說！」）一九四七年，由嵐泉來的殘廢孤老二人乞討到安康堂裏請祈馬冀篤收容。馬氣憤地罵道：「你們這些壞傢伙，用着我就稱我是主教，用不着我就說我的壞話，現在又用我了，叫我收留，那是絕對不行，快給我滾出去。」

說着便把門一關，二人只得垂淚而走！是年五月，馬又將中國修女（姓王，聖名亞加大）的會衣脫去，發給偽中央銀行會計主任當僕人。後王到了湖北老河口，因過分被虐待無法忍耐，又逃回安康。馬不管，該修女又流落石泉堂內做飯。

轉移財物

當我解放軍迫近安康時，帝國主義分子馬冀篤便千方百計的將堂內一切財物（包括機械）進行轉移和破壞。僅存教友金桂林、劉治平、汪孝達、李世功、李瘋子、劉志誠、陳隆興、張前慧（堂內女僕）和王老婆（帝國主義分子馬冀篤親信）等九家所存留的，就有：1. 各種藥品和藥針、診療器材用具等四件。2. 衣物、毯、被、被單、窓帘等五個行李（每個約一百斤）。3. 各類食品（糖、油、鹽）和牙刷牙膏等兩個行李。（至於機器破壞和轉移，有：消毒電機爐一架已查獲。小吉普車轉移至成都天主堂，電影照相機轉移南鄭天主堂。）4. 金銀：銀三百二十元、金鐲子一付、金戒子四枚（重約二兩餘）全埋在金桂林家竹床下約四尺深處。汪孝達家各式戒指、耳環共計十一枚、洋錢二十元。5. 王老婆家內撕破的各地（羅瑪、意國、香港

、澳門、天津、上海、廣州、四川、西安及安康分區各縣）信皮一提包約百餘封，均無信跡。（這些都是在王老婆乾兒皇世俊後院查獲的，係王老婆交給王世俊的，清查時皇仍於後院的。）他更破壞了許多資料，計：擴音機兩部、發電機大、小兩部（大的據云其效率能供安康全市的電力），照相機五部（電影照相機在內）。他們前所交政府的幾部（大約兩部）收音機，都已失了效用。

馬冀篤環盜竊古物，已知的有：（1）石靈芝一枚（約四兩重），係青帶頭子劉子仁掠奪某開荒農民的，又轉送於馬。（2）周銅花瓶一個，來路不明，已被查獲。

親愛的教友及各界同胞們！以上這些不完整的材料，僅是帝國主義分子馬冀篤在中國二十餘年來罪行的一部。請大家明白地看看：這就是帝國主義分子對中國人民的「慈善」、「博愛」、「愛人如己」。這就是他們「救世救人」的辦法，是他們方濟各會（安康教區屬方濟各會）絕財、絕色、絕意的榜樣！

破壞革新 在一九五一年二月間，安康

市天主教教友任金榮、張英才等發起革新運動，馬冀篤造謠說：「報上登的革新是假的；天津的簽名是報館把教友的冊子拿去抄的，廣元是一個看門的和幾個壞教友瞎搞的，我們天主教根本就是自治、自傳、自養，無需再實行什麼三自」。

在「五一」示威遊行後，愛國的教友們，因受到了愛國主義教育，政治覺悟漸漸提高了，醞釀了一個時期，於五月下旬開了一個小的控訴會，把帝國主義分子馬冀篤的罪惡揭露了一部份，這時馬冀篤着了慌，就大力造謠說：「西安、南鄭沒有一個好教友辦革新，只是些學生瞎搞，南鄭孟守道（意國主教）被押後，所有神甫都不能做彌撒了，教友們要求人民政府找孟守道要「神權」，孟不願交，教會完了」。罵革新的教友說是：「忘恩」，「背教」，「魔鬼」等，並唆使思想落後的教友謾罵，開會時說諷刺話，拉後腿。這一切陰謀被揭穿後，帝國主義分子更着慌了，更大膽的破壞起來，就在十月七日（主日）這天早晨，教友們到堂裏望彌撒時，馬冀篤竟將辦革新的教友「棄絕」，並停止「神功」。在當天上

午十一時，教友們就推出代表董正民、任金榮、張英才、汪孝陸、李益平、李長云、祝惠娟等七人，到堂內去向帝國主義分子馬冀篤質問，馬不但信口胡說，蠻不講理，反指使其同類白慕（意籍）持圈椅毆打教友董正民等，幸被教友張英才、任金榮、李益平等極力阻止，幾乎出了人命。

萬惡的帝國主義分子，在今天已站立起來了的中國人民面前，還敢如此大胆的無理，侵犯人權，實在是一件最嚴重的事，教友們就向人民政府控告了，於是人民政府接受了人民的意見，即將這兩個帝國主義分子逮捕管押。

在當天下午，安康市全體教友及十餘位修女們，在悲憤中舉行了一個反帝示威大遊行！全市各界人民皆大力支持愛國教友們的這一正義行動。一時街頭巷尾紛紛談論，帝國主義分子馬冀篤的罪行，完全暴露在人面前，眾聲皆異，同聲的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分子馬冀篤！」「反對帝國主義分子毆打中國教友！」「堅決支援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等口號。各界人民團體並路綽不絕的派代表慰問愛國受辱的教友們。

帝國主義分子陳興華被驅逐出境

合肥市天主教三自革新籌委會主任委員 劉興貴

帝國主義分子陳興華（MIGUEL PARDINAS）墨西哥籍，於一九四八年來合肥。他是一個披着宗教外衣進行間諜和破壞活動的帝國主義分子。在合肥解放前夕蔣匪幫的劉汝明匪軍正在瘋狂的抓壯丁時，他即與劉匪互相勾結，仗勢打死本市德勝衛居民梁將園。合肥解放後，他暗藏國民黨匪特周繼凱，共同進行反共反人民的秘密活動。當一九五〇年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開始時，他寫介紹信一封，交給周繼凱，並給周匪大批金錢做路費，供其逃往台灣，（但周匪並未能逃出人民的巨掌，在廣州被我人民政府捕獲。）當一九五一年本市愛國天主教友開始進行三自革新運動時，帝國主義分子陳興華爲了要維持其統治地位，企圖長期騎在教友的頭上，採用了參加革新就是「背教」，不准「領聖體」，死後要「下地獄」的荒謬言論來欺騙恐嚇教友，並公開的向教友威脅說：「如果誰參加革新，等國民黨回來，就要

叫誰的腦袋瓜子分家。」此外他還散發大批反動書刊如：「聖而公教會」、「學習參考」、「成仁取義」、「中國全體主義聲明」以及「人生的意義」等，命教友們學習，以期達到他麻醉教友們思想的目的。他還經常以小恩小惠收買一些落後教徒，供其利用和驅使，並組織男女「聖母會」公開或秘密的破壞三自革新運動。他時常向教友說：「革新就是死亡的道路，誰要革新，誰就要受到應得的懲罰。」當全國實行土地改革時，他即向教友進行反宣傳說：「天主造人是有窮有富的，共產黨實行土地改革，就等於是土匪國家。」叫教友們不要擁護土改，以達到他陰謀破壞的目的。另外他還阻止教友參加學習，參加青年團，參加政府工作，不叫教友們進步。他時常宣傳美國怎樣「富強」「民主」以及原子彈的威力，傳播親美恐美和反蘇的思想。

帝國主義分子陳興華是一個披着羊皮的狼，是我們愛國教友的死敵，我們爲了維護吾主耶穌真正的教義，保持宗教的純潔，肅清教內帝國主義的影響，已於十二月三日舉行了規模宏大的控訴大會，把帝國主義分子陳興華種種陰謀，一一予以揭露。當時到會的全體教友在認清了帝國主義分子真面目後，一致要求政府迅速的把陳興華驅逐出境，得到合肥市各界人民熱烈的支持。人民政府接受我們廣大教友正義的要求，當場下令驅逐帝國主義分子陳興華出境，於十二月六日執行。這是合肥市愛國天主教友三自革新運動又一新的勝利，我們除了感謝人民政府這一正確的措施外，今後尚要以更大的努力，將三自革新運動進行到底。

以

傳

教

為

掩

護

馬萊克。

美英帝國主義者爲了欺騙普通人民，爲了奴役各民族和準備新的侵略戰爭，什麼卑鄙醜惡的勾當都幹得出來。他們千方百計地想把大批間諜派到其他國家裏去以便實現他們反人類的陰謀。美國的外交家、軍事代表甚至傳教士，都被利用作爲間諜和奸細。

不久以前，在東南亞各國傳教的美英傳教士代表在倫敦郊外舉了一個會議。在這個會上討論注意的是些什麼問題呢？

他們所就心的似乎是這麼一個問題：亞洲各民族人民再也不願作西方帝國主義強盜的奴隸了。據一位東南亞傳教士頭子克羅斯說：迫切需要召開這樣的會議的原因是，由於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國人民政府所實行的各種改革，在中國和在東南亞其他國家進行傳教（亦即間諜活動）已變爲極端困難了。克羅斯說：不說別的，單是中國有了一個人人民政府這一點就大大

鼓舞了鄰近各國的人民。克羅斯接着說：在這種情況下，在東南亞傳教的各教會的主要任務必須是集中力量防止中國革命要求解放的思想影響這些國家的廣大羣衆。

會議決定各教會應與這些國家裏的英美間諜機關取得聯系，把傳教士從教徒那裏所搜集到的情報，供給這些間諜機關。

此外會議還劃分了「活動範圍」：美國傳教士在印度、緬甸、泰國和巴基斯坦進行間諜活動，美國傳教士在香港、新加坡、馬來亞和印度尼西亞進行間諜活動。

但是，不管美英帝國主義者採取了怎樣卑鄙、挑撥的手段，他們是不可能阻止各民族人民走向和平民主的。各國普通人民已經日益認識到，美英教會招牌上的慈悲、仁愛等字眼背後隱藏着的是什麼東西。（轉載「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總第一六一期）

東北長春市

罪

證

的愛國天主教徒，最近展開了對

帝國主義分子高

德惠的控訴，並

通過了這次控訴，加強了教

友相互間與愛國神長間的團

結，成立了天主教三自革新

委員會。

帝國主義分子高德惠（

Auguste-Ernest-Pierre Gas-

Paris），是法國人，今年六

十七歲，在二十三歲時（一

九〇七年）就到了中國。算

來他在東北進行侵略活動已

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一九三



高德惠與僑滿外務大臣談話時的照片

四年，東北被日寇侵略以後，他就作了梵蒂岡駐「滿洲國」的代表。這個帝國主義分子頗以這事爲榮，所以急忙去訪問僞滿的外交部大臣並「覲見」傀儡溥儀。帝國主義分子們所出版的

「滿洲帝國天主教教務年鑑」中會寫道：「是以高主教於四月廿日，行正式的訪問滿洲國外交部大臣，頗受破格之優待；嗣

於五月一日，又蒙晉宮單獨覲見滿洲國皇帝陛下。」同時，這本年鑑上還刊登了高德惠與僞滿外交部大臣談話的時及「覲見」溥儀退出後的照片。（見圖）



高德惠「覲見」溥儀後出「宮」時的照片

帝國主義分子高德惠是中國人民的

死敵

長春市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員會

張鷟描圖

長春天主教中帝國主義分子高德惠（法國人），是一向拿天主教做侵略工具的老牌帝國主義分子，他是中國人民的死敵，也是每一個愛國的天主教徒的死敵。

一九三四年在東北這片土地上，一面是日寇瘋狂地蹂躪着東北人民，一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北人民，在愈益艱苦的條件下，向日寇進行着英勇的鬥爭。而當時的高德惠却和日寇進行親密的合作，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一起來統治東北人民。在天主教「教務年鑑」上，刊載着許多照片，這些照片，都是高德惠和日本關東軍司令官鈴木、當時的法西斯意大利大使、大漢奸張景惠、蔣介石、韓雲階等的「親善」紀念。從這以後，他就更瘋狂的狂吠「天主教和天照大神之一致」了。他的傳教內容，增加了新的「成份」，他向教徒們歌頌日本的侵略政策，他把溥儀傀儡說



「天主教與天照大神之一致」……致一之神大照天與教主天主
以生誕帝皇。……輔運運國……我擁我治

成是「滿洲國民的幸福」。在溥儀當「皇帝」那天，他親自責成各地天主教徒念「……皇帝誕生以治我撫我……國運連綿……」的「皇帝頌」。緊接著他就担起在教徒中替日寇清道的工作。他利用他的梵蒂岡「駐滿代表」的權威，三令五申地向教徒發佈告，提出不要有「違反滿洲國的言行」，要竭方「愛國」，並祈禱「皇帝萬壽無疆……」。因為這些「功績」，日寇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頒給他和他梵蒂岡中某些要人每人一顆勳章。高德惠感激之餘，在某次與「滿洲國要人」的宴會上，一再表示：「滿洲國的天主教徒，願盡對國家之忠誠，在當局賢明領導下，協助對無神的共產主義從事攻擊，以樹立東洋永遠和平。」（以上錄自高德惠與「滿洲國要人」來往文件）

日寇投降後，高德惠又積極為華爾街的侵略



教主天主（區放聯的時當）滿北向極積更惠德高
。策政略侵的義主國帝美傳宣徒

計劃服務。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時間，他翻印了許多小冊子、傳單，對人民革命大肆造謠誹謗，這樣，高德惠就受到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寵愛。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國民黨會以府教字四八六八號代電，發給長春國民黨市黨部，要黨政軍負責人，對天主教予以工作上之種種便



持支的惠德高在就時滿偽，州鵬張叫主地個有
。妻之某丁農儼村該了佔強，下

利。於是高德惠更積極向北滿（當時的解放區）天主教徒宣傳美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因為高德惠効勞有功，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還親自來長春鼓勵過他。

高德惠等帝國主義分子又是殘害過無數中國人民的劊子手。在天主教辦的長春「仁慈堂」中

收容的五百名嬰兒，給他們殘害致死的就有四百多，這僅是高德惠許多有形罪狀的一部份。在高德惠的主教府裏，外籍教士每天啥也不幹，吃得挺肥。法國傳教士皮實秋，師懷德等，不斷姦淫中國修女。此外，高德惠手下帝國主義分子傅教士還和當地惡霸地主，土豪劣紳相勾結，橫行霸道。在偽滿時高德惠能走「總領銜門」，能隨便找日寇的「關東軍司令官」，這就更給一些惡霸土豪們為虎添翼。長春近郊小八家子村，有個地主叫張鵬州，偽滿時就在高德惠的支持下，強佔了該村僱農丁某之妻。一年多的時間裏，誰也不敢聲言。解放後，丁姓農民想要報仇，萬就給張鵬州做主，把丁殺死在小八家子村西甸子裏（按：兇手現已就捕），這也僅是許多案件中的一個。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對於高德惠來說，是個嚴重的打擊。好多愛國的天主教徒，參加了各種愛國運動。然而，這個頑固到底的帝國主義分子，絲毫也沒有悔過之意，中國全部解放，一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統治基礎都被打垮了，但高德惠告訴教徒們說：「把那些悲觀失望的人們，都給我找來……。」於是，一些死心塌地的反動黨團分子，企圖翻把的惡霸地主們，找到了高德惠作掩護。蔣匪

軍統局特務劉世培，原是蔣軍統局蘭州特務訓練班出身，在長春會黨過軍統局的少校副官，蔣匪長春警備司令部「警察處」警察室行動組員。

在劉世培的身上，已經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他僅在蔣匪警察處行動組員任內，就殺死了三十名以上的愛國青年；在長春解放前夕，蔣匪「長春警備司令部警察處」製造那一次慘殺四十八名愛國人士的大慘案，劉世培是主犯之一。這個滿身血腥的特務，受到高德惠的青睞。高德惠在長春解放當時，把劉世培拉到天主教堂裏，給他換上普通便衣，把他的槍支和特務證件保藏起來，然後，由他寫信給某處爪牙，送他逃出了人民的中國。到現在為止，僅



在長春的天主教堂內，就有許多裝成教徒模樣的反動地主、惡霸、蔣匪軍官，向中國人民和人民政府，進行着惡毒的破壞活動。如高德惠自己就無恥地阻止了

高德惠在長春解放前夕，把劉世培拉到天主教堂裏，給他換上普通便衣，把他的槍支和特務證件保藏起來，然後，由他寫信給某處爪牙，送他逃出了人民的中國。

子工作有了些成就之後，爲了破壞天主教的三自革新運動，便成立反動的秘密組織——「聖母軍」。他領導下的「聖母軍」組織，分三個團，即

丁鹿樵神甫（長春市三屆一次人民代表會的代表）向教徒傳達市人民代表會的決議。高德惠的企圖是陰險的、毒辣的，他從各個方面，破壞中國人民的政權建設，破壞中國人民的幸福。高德惠看到收羅反動分

東國、西國、特別支團。它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破壞三自革新運動。聖母軍團員，監視進步教徒，誰也不許說有關三自運動的話。高德惠一面加



他咆哮如雷地說：「一切都不能說，革新就是叛教，讀報也是叛教。」

強對聖母軍的訓練，一面和南京的黎培里，香港的于斌等帝國主義分子加緊聯繫。從上述地方寄來的大批反動書刊，如「惡魔三自革新運動的一學習參考」、反動的上海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捏造的所謂「天主教中國全體主教聲明」、「科學與宗教」等，高德惠都大量翻印，發給教徒。前一個時期，他還召集了他屬下各地帝國主義分子主教開會，研究怎樣宣傳「學習參考」，破壞愛國教徒的三自革新運動。全國愛國教徒展開要求驅除黎培里出境運動以後，教徒孟廣志，修女劉世謙，和某居民讀報組長曹鴻禧（教徒）等人要表示響應這個愛國號召，被高德惠知道了，就把這些人找去，大加申斥，他咆哮如雷地說：「一切都不能說，革新就是叛教，讀報也是叛教」，在他的恐嚇威逼下，有些教徒就不敢積極進行三自革新運動了。高德惠還大量吸收惡霸地主和反動黨、團分子為教徒，並從中發展「聖母軍」團員。近來他們怕被人知道，在鄉村裏，用跑生產車作掩護，發展組織，準備着進一步的破壞活動。

高德惠給聖母軍的另一件工作，就是散佈謠言，蒐集情報，準備接應美特務土重來。這個任務該由組織中特別支團來做。特別支團顯子是葉世煥神甫（原朝鮮籍，現在沒有國籍），自從朝鮮戰爭開始以後，這個支團的行動更加活躍了。

美軍在仁川登陸以後，梁世煥向聖母軍團員佈置任務時說：「現在就拿戰爭做主題來宣傳」，他告訴「聖母軍」團員們「仁川登陸是麥克阿瑟已經準備好了的，一下子就可能使北朝鮮投降。美國打到東北來的消息，不久就會見到。」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勝利，愛國的天主教徒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三自革新運動的逐步勝利，正在戳破着高德惠的一切陰毒計劃，刺痛了高德惠的神經，這就使這個豺狼成性的帝國主義分子的更加瘋狂地垂死掙扎。今年入冬以來，他就開始把教會的全部經費吞歸已有，並用製造凍餓的辦法，威脅愛國神甫、修女，企圖破壞三自革新運動。他首先是不供給中國神甫們的燃料，後來竟又給斷了伙食。他這種無恥卑鄙的行爲，更激起了中國神甫修女們的憤怒，並進一步激起了長春市愛國天主教徒三自革新運動的高潮。

高德惠這個死心塌地的帝國主義分子，現在每天祈禱着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到來。他夢想着帝國主義者和帝國主義傳教士們在中國橫行無忌的「黃金」時代再來，但是，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勝利的中國人民正在爲保衛和建設自己的祖國而努力，一切愛國的天主教

徒們，正在斬斷與帝國主義間的一切聯繫。帝國主義分子已經成了一條被人敲碎頭的毒蛇，他的一切掙扎、懦弱，都會受到更有力的打擊，直到他們被完全肅清爲止！



高德惠這個死心塌地的帝國主義分子，現在每天祈禱着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到來。

從史貝爾曼赴朝

看法利賽人的嘴臉！

胡文耀

正當美帝侵略軍一方面繼續血腥侵略朝鮮北部，並濫施轟炸我東北人民，一方面玩弄流氓手段破壞停戰談判的時候，美國樞機主教史貝爾曼 (S. Bellman) 於上月十九日自紐約乘飛機經東京赴朝鮮，於聖誕節為美帝侵略軍「降福」。史貝爾曼這一行動，不僅揭開了一貫掛在臉上的那個「仁慈」的假面具，而且又狠狠的丟了自己臉上打了一鱗巴！

每一個中國的天主教友都該記得，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的土地上曾口口聲聲對中國教友說過：「參拜是叛教，要下地獄的。」「捐獻子彈是殺人，教徒不能捐獻。」並用盡各種方法阻止，破壞中國天主教友參加各種愛國運動。但是，請看看吧！號稱「樞機主教」的史貝爾曼，於萬里之外遠涉重洋到朝鮮前線為武裝到牙齒的，雙手染滿了中朝人民血跡的美帝侵略軍「降福」。史貝爾曼的這一行動難道還不充分暴露這看法利賽人的惡毒心腸嗎？

誰都知道，美帝侵略軍在朝鮮用飛機大砲濫轟濫炸，屠殺千百萬和平人民，製造人間地獄，上至白髮蒼蒼的老人，小至嗷嗷待哺的嬰兒都難倖免。如此殘酷野蠻的行為，為全世界人民切齒痛恨，更是公正仁慈的天主所不容。但史貝爾曼却為這羣野獸們「降福」，在中國帝國的天主教分子們（潛藏在天主教內）則宣稱：「聖母在朝鮮英美軍上空發聖跡」。這一切行為難道是代表了天主的意志？不，決不，經上寫著：「和平的人們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稱為天主子。」（瑪竇、伍、九、）天主是反對侵略戰爭的，史貝爾曼和在中國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的一切行為，乃是對聖教的公開污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反對新中國、反對和平、擁護侵略戰爭並甘心為侵略戰爭服務的帝國主義的嘴臉！

我們每一位中國的天主教友，應該記取這個事實，作為教訓，勇敢擺脫帝國主義的各種欺騙蒙蔽，給這看法利賽人一個迎頭痛擊！

稿約

一、本刊歡迎各地神長、教友及讀者投稿。

二、內容以反帝愛國愛教為主，如：

(1) 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

(2) 各地三自革新運動的工作經驗及發展情況；

(3) 對於帝國主義所歪曲的教義的批判。

三、文章體裁不限，但要通俗。論文、紀事、文藝、通訊均可。

四、稿件請寫清楚，直行，請勿寫在紙的兩面。

五、圖畫及照片尤所歡迎。圖畫請用黑色。

六、稿費文字每千字一萬元至五萬元；圖畫及照片每幅一萬元至三萬元。

七、本刊對來稿得酌予刪改或摘用其中的一部分。

八、來稿除附有貼足郵票的信封外，概不退還。

九、稿件請寄天津十區新華路二七二號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廣揚編輯部。

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登記證新字第七十四號
 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天津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五拾柒號

廣揚 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冊人民幣一千元)

第十三期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

出版者 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

(天津一區河北路八十號)

訂閱價目表

期	間	冊	數	價	目
三個月	六冊	六	冊	六	千元
半年	十二冊	一	萬	二	千元
全年	廿四冊	二	萬	四	千元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國外及掛號郵費數目，請來函接洽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